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 简明教程

联共(布)中央特設委员会編

第四分册

人民出版社

第五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帝国主义 大战前工人运动高涨年代

(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时期)

一 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間 革命运动的高涨。

斯托雷平反动得胜奏捷，为时并不长久。一个除了刑棍絞架而外，再也不愿給人民任何东西的政府，本来是不能稳固的。高压手段已成为家常便飯，再也不能恐吓人民了。工人在革命失敗后的头几年里所发生的疲倦心理，已在消失下去。工人群众又重新奋起斗争。布尔什维克断定新的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預见已被証实。一九一一年罢工人数超过十万以上，而在过去几年內每年罢工人数却不过五六万人。一九一二年一月举行的布拉格党代表会议，已指出工人运动开始复兴的事实。但革命运动底真正高涨，却直到一九一二年四五月間才开始发生，当时連納工人惨遭枪杀的事件激起了广阔的政治罢工浪潮。

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連納(位于西伯利亚)金矿工人举行罢工，沙皇宪兵官下令开枪，工人死伤者有五百名以上。一群手无寸铁而和平前去与經理处进行談判的連納矿工遭受枪击的消息，立刻激动了全国。沙皇专制政府干出这次新的流血罪行，完全是为了取悅于連納金矿公司老板英国資本家，以图打破矿工經濟罢工。英国資本家和他們的俄国股伙靠极无耻地剝削工人而从連納金矿中取得駭人听聞的利潤——每年在七百万卢布以上。他們只付給工人极低微的工資，他們供給工人恶劣腐烂的食品。連納金矿公司中的六千矿工因忍受不住这种欺压凌辱，便宣布罢工了。

連納慘案发生后，无产階級立刻在彼得堡、莫斯科及其他各工业中心和工业区域用群众罢工、游行示威和群众大会来表示抗議。

“我們聞訊，惊愕万分，心肝俱裂，一时竟找不到相当的言詞来表示。無論我們提出怎樣的抗議，都不能表明我們每个人心血沸騰情况于万一。不論是眼泪或抗議，都帮助不了我們；能够帮助我們的只是有組織的群众斗争”，——有几个企业中的工人在共同通过的決議上这样写道。

当沙皇大臣馬卡罗夫在国家杜馬中回答社会民主党团对連納慘案所提出的質問而橫蛮声言，說“从前如此，将来也会如此！”的时候，工人群众底怒潮更加汹涌

了。参加抗議連納工人流血慘案政治罢工的人数，增到了三十万人之多。

連納事件有如颶风一般，吹散了斯托雷平政制所造成的“靜寂”空气。

斯大林同志一九一二年在彼得堡布尔什維克《明星报》上論到这点时写道：

“連納的枪声击破了沉默的冰层，民众运动底江河奔流起来了。奔流起来了！……现存政制中的一切弊端祸害，艰苦备尝的俄罗斯所遭受的一切苦痛，都集合到了一件事事实上，即集合到了連納事件上。正因为如此，所以恰巧連納的枪声便成了罢工和示威运动底信号”。

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埋葬革命，竟是枉費心机。連納事件証明革命势力仍然活着，工人阶级中积聚有巨量的革命精力。一九一二年五一罢工有四十万左右工人参加，罢工帶有很鮮明的政治性质，完全是在布尔什維克所提出的革命口号，即成立民主共和国、施行八小时工作制、沒收一切地主土地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些基本口号是要把广大工人群众以及农民和兵士群众一致团结起来，以使用革命手段向专制制度实行进攻。

“全俄无产阶级所举行的轰轰烈烈的五月罢工，以及与之相連的游行示威、革命宣言和在工人大众面前的革命演說，都显然表明俄国已进入了革命高

涨的时期”，——列宁在《革命高涨》一文中这样写道（《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533页）⁵⁴。

取消派被工人群众底革命行动弄得惊惶失措，公然出而反对罢工斗争，骂它为“罢工的狂热”。取消派及其同盟者托洛茨基竟想用“请愿运动”来代替无产阶级底革命斗争。他们劝工人在呼吁“权利”（取消对结社罢工等等的限制）的“请愿书”上签名，然后递给国家杜马。但取消派所募得的只有一千三百个人的签名，而团结到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革命口号周围的却有数十万工人。

工人阶级是循着布尔什维克所指示的道路行进的。

当时的国内经济情形有如下述。

一九一〇年间，工业停滞已经终止，在基本工业部门方面已呈现出生产上的活跃，生产范围的扩大。生铁熔铸量在一九一〇年等于一亿八千六百万普特，一九一二年等于二亿五千六百万普特，而在一九一三年则已增至二亿八千三百万普特。石煤开采量在一九一〇年等于十五亿二千二百万普特，而在一九一三年间则已等于二十二亿一千四百万普特了。

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增长，无产阶级人数也跟着迅速地增加起来。当时工业发展底特点，就是生产更加集中于大企业和最大企业。一九〇一年，在有五百名以上工人的大企业里作工的人数占工人总数百分之四六点七，而一九一〇年在这种企业里作工的人数却已等于工

人总数百分之五四，即占全体工人一半以上。这样的工业集中速度是空前的。甚至在美国这样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里，当时在大企业中作工的人数也仅只占全体工人三分之一左右。

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和集中于大企业，既在具有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的条件下发生，便使俄国工人阶级变成了全国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力量。企业中对工人实行的野蛮剥削方式，再加上沙皇卫兵施行的不堪忍受的警察高压制度，就使每次严重的罢工都含有政治性质。同时，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又使群众罢工具有特别巨大的革命力量。

在工人革命运动前头行进的是彼得堡英勇无产阶级，继彼得堡之后的是波罗的海沿岸边区、莫斯科城和莫斯科州，再其次便是伏尔加河沿岸和南俄各区。一九一三年间，运动已普及到西部边区，波兰和高加索。一九一二年罢工人数，据官方统计是七十二万五千人，而据其他比较完备的统计，则在百万以上；一九一三年罢工人数，据官方统计是八十六万一千人，而据比较完备的统计，则为一百二十七万二千人。一九一四年上半年参加罢工的工人，已达一百五十万左右。

这样，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间的革命高涨，罢工运动大规模的发展，已使全国接近于一九〇五年革命开始时的局势了。

无产阶级底革命群众罢工运动有了全民的意义。它的目标是在反对专制制度。罢工斗争得到了劳动民众绝大多数底同情。工厂主用歇业手段来报复工人罢工。一九一三年間，莫斯科州內资本家开除了五万纺织工人。一九一四年三月間，彼得堡在一天以内就有七万工人被开除工作。其他企业及其他工业部門中的工人群众用紛紛募捐手段，有时并实行同情罢工来援助罢工及受到歇业抵制的工友。

工人运动高潮和群众罢工把农民群众也唤醒起来加入斗争了。农民重新奋起斗争反对地主，捣毁地主的庄园和富农的田庄。一九一〇至一九一四年間，一共爆发过一万三千次以上的农民发动。

军队中間的革命发动也开始了。一九一二年在土尔克斯坦駐軍中爆发了武装发动；在波罗的海舰队以及塞瓦斯托坡里軍港中酝酿着水兵起义。

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革命罢工运动和游行示威，证明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是为了局部的要求，不是为了“改良”，而是为了要把人民从沙皇制度下解放出来。新的革命显然已經逼近了。

列宁为了更接近于俄国国境，乃于一九一二年夏季从巴黎移居加里細亚(前属奥地利)。这里由列宁任主席开过中央委員和負責工作人員两次联席会议：一次是一九一二年末在克拉科夫城举行，另一次是一九一三年

秋在克拉科夫城附近坡罗宁諾鎮上举行。在这两次會議上通过了关于工人运动各項重大問題的決議：論革命高涨，論罢工斗争和党底任务，論巩固秘密組織，論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論党刊物，論保险运动等的決議。

二 布尔什維克的《真理报》。第四届国家杜馬中的布尔什維克党团。

布尔什維克在彼得堡出版的日刊《真理报》，是布尔什維克党巩固本身組織和夺取群众影响的强大武器。它是由斯大林、阿尔敏斯基及坡列塔也夫遵照列宁指示而发起創办的。群众的工人刊物《真理报》，是随着新的革命运动高涨誕生的。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公历五月五日），《真理报》第一期出版了。这真是工人的一个盛大节日。为了紀念《真理报》的誕生，于是规定每年五月五日为工人出版节。

在《真理报》創办以前，已有专供先进工人閱讀的布尔什維克周报《明星》出版。《明星报》在連納事件时期起过很大的作用。它登載过列宁和斯大林許多号召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战斗政治論文。但在革命高涨条件下，周报已不能滿足布尔什維克党底需要了。必須出版一种供极广大工人阶层閱讀的群众政治日刊。《真理报》便是这样的日刊。

在这个时期，《真理报》底作用是异常重大的。它把

广大工人阶级群众夺取到布尔什维主义方面来。在经常受到警察取缔，被迫缴付罚款，一登载书报检查局所不喜欢的论文和通讯便遭没收的条件下，《真理报》所以能够存在，是全靠有数万先进工人积极支持。《真理报》所以能够缴付巨额罚款，是全靠有工人群众踊跃捐助。被没收的各期《真理报》中往往有很大一部分印成的份数终究落到读者手中，因为先进工人半夜就来到印刷所等候，随身带出大包报纸到外面去散发。

沙皇政府在两年半内把《真理报》封禁过八次，但《真理报》在工人援助下，总是又用一种新的相似的名称如《拥护真理》、《真理之路》、《劳动真理》等等继续出版。

当时《真理报》每期平均销数为四万份，而孟什维克的《光线》日报每期销数却不过一万五六千左右。

工人群众认定《真理报》是他们自己的报纸，对它极表信任，细心听从它的呼声。每份《真理报》照例是互相传阅，供应数十个读者，养成他们的阶级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号召他们进行斗争。

《真理报》上所写的是什么呢？

每期《真理报》上都刊载有数十篇工人通讯，其中所记述的是工人生活困苦，工人遭受残酷剥削，资本家及其经理和工头们欺侮工人的种种事实。这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一针见血的尖刻的揭露。在《真理报》上所载的述评中，往往传出忍饥挨饿的失业工人因根本无法找

到工作而自杀的消息。

《真理报》上經常論到各个工厂和各个工业部門工人底疾苦和要求，記述着工人爭取本身要求的情形。几乎每期都讲到各企业中的罢工斗争。凡遇有大规模的长期的罢工发生时，《真理报》便在其他各企业和其他各工业部門的工人中募捐援助罢工工友。募得的罢工基金常达数万卢布，——这在当时要算是很大的数目，因为当时大多数工人每天只能領到七八十个戈比的工資。这种办法在工人群众中养成了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使他們認識到全体工人利益的一致。

每逢有政治事件发生，每逢获得胜利或遭受失敗时，各地工人总是写信，送賀詞或抗議书到《真理报》上发表来表示回答。《真理报》在自己的論文中，根据彻底的布尔什維克立场指明工人运动底任务。当时公开刊行的报纸是不能直接号召推翻沙皇制度的。必須用暗示方法来写述，但觉悟的工人很能了解这种暗示，并把这种暗示解释給群众听。例如，《真理报》上写到“一九〇五年不折不扣的要求”时，工人們就懂得这里所說的是布尔什維克底革命口号，即推翻沙皇制度，成立民主共和国，沒收地主土地，施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

《真理报》在第四届杜馬选举前夜組織了先进工人。它揭露了孟什維克主张去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主张成立“斯托雷平工党”的叛变立场。《真理报》号召工人投票

拥护坚持“一九〇五年不折不扣的要求”的人，即拥护布尔什维克。当时的选举是多级的。首先由工人大会选出初选代表，再由初选代表选出复选代表，只有这种复选代表才能参加杜馬工人代表的选举。在实行选举的那天，《真理报》公布了布尔什维克复选代表候选人名单，并号召工人投票选举他们。为了使预定的候选人不致遭到被捕的危险，这种名单是不能预先公布的。

《真理报》帮助了组织无产阶级发动的工作。当一九一四年春彼得堡许多厂主实行大规模歇业抵制，致使工人不宜于实行群众罢工的时候，《真理报》就号召工人采取别种斗争方式，例如在工厂中召集群众大会，在街道上举行示威。当时在报纸上不能公开写明这点。但觉悟的工人能了解这种号召，因为他们读到了列宁用《论工人运动方式》这一寻常题目所写的一篇论文，说目前必须用工人运动底更高方式来代替罢工，这意思就是号召工人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

布尔什维克底革命秘密活动与经过《真理报》所进行的公开鼓动和组织工人群众的工作互相配合，就是这样实现的。

《真理报》不仅记述了工人生活、工人罢工及游行示威的情形。同时《真理报》还经常记载农民生活，农民饥饿苦况，农奴地主剥削农民，以及富农庄主因斯托雷平“改良”办法施行而把农民最好的土地攫为己有的事实。

《真理报》向觉悟工人指明农村中积蓄有怎样多的燃烧物。《真理报》教导无产阶级说，一九〇五年革命底任务并没有解决，新的革命行将到来。《真理报》教导说，无产阶级在这第二次革命中应成为真正的人民领袖和领导者，在这次革命中将有革命农民来做它的强有力的同盟者。

孟什维克极力想使无产阶级抛弃革命念头。他们向工人鼓吹，说再不要去想什么人民，讲什么农民饥饿痛苦，讲什么黑帮农奴主地主的统治，而只应去争取“结社自由”，并为此而向沙皇政府呈递“请愿书”。布尔什维克向工人解释，说孟什维克这种放弃革命和放弃与农民联合的宣传，只是有利于资产阶级；说要是工人能把农民吸收到自己方面来做同盟者，那就定可战胜沙皇制度；说像孟什维克这样一种恶劣的领导人，是应被当作革命敌人抛开的。

《真理报》在“农民生活栏”上写了些什么呢？

让我们从一九一三年通讯中举出几个例子来说。

从萨马拉寄来的一篇标题为《土地案子》的通讯上说：布古里玛县诺沃哈斯布拉特村有四十五个农民被控，罪名是说他们在划分村社土地给单独庄主时反抗过清丈官，大部分被控农民都被判处长期徒刑。

从普斯可夫州寄来的一篇简短通讯上说：“蒲斯茨村（离查瓦里叶车站不远）农民对乡警实行了武装反抗。有

人受伤。发生冲突的原因是土地問題上的糾紛。有大队乡警已調到蒲斯茨村，代理撫台和檢察长也亲自出巡了”。

从烏发州寄来的通訊上叙述了农民出卖份地的情形，并說饥荒和退出村社法使农民愈益失去土地。例如波力梭夫克村有二十七家农户，共占有五百四十三俄亩耕地。当饥荒发生时，有五戶永远变卖了三十一俄亩土地，每俄亩卖价是二十五至三十三个卢布，但土地实际价格却要比这貴三四倍。同时这里又有七戶抵押了一百七十七俄亩土地，每俄亩押了十八至二十个卢布，期限六年，年息一分二厘。如果注意到居民貧困和利率极高的事实，就能确有把握地說，一百七十七俄亩土地中将有一半土地是落到高利貸者手中，因为至多也只有半数債戶能在六年当中偿清这样大的一笔数目。

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俄国地主的大地产和农民的小地产》一文中，很清楚地向工农群众指明有怎样多的地产握在寄生地主手中。仅仅三万个大地主就占有土地約七千万俄亩，而一千万农户总共也只有这样多的土地。每个大地主平均占有土地二千三百俄亩，而农民，連富农包括在內，每戶平均不过七俄亩，其中有五百万，即占全体农户一半的貧苦农户，每戶不过一至二俄亩。这些事实具体証明，农民遭受貧困和饥餓是因为有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即农奴制度残余存在，农民只有在工人阶级

领导下进行革命，才能免除这种残余。

《真理报》经过那些同乡村有来往的工人深入到乡村中去，唤起先进农民加入革命斗争。

在创办《真理报》时期，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已完全操在布尔什维克手中了。但杜马党团、刊物、保险社和职工会等合法组织，却还没有完全从孟什维克手中夺取过来。为了要把工人阶级合法组织中的取消派分子驱逐出去，布尔什维克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一斗争是因为《真理报》努力而胜利完成了的。

《真理报》是为保护党性，为重新建立群众工人革命政党奋斗的核心。《真理报》把合法组织团结到布尔什维克党底秘密基干组织周围，引导工人运动走向于一个确定的目标，即准备革命。

《真理报》有极多的工人通讯员。它在一年内就刊载了一万一千多件工人通讯。但《真理报》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并不限于写信和通讯。每天都有很多工人从企业中跑到编辑部里来访问。党内组织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真理报》编辑部里面。地方党支部代表常在这里同领导机关接头。各个工厂里的党工作消息往往由这里接收。彼得堡党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会底指令往往从这里转达。

由于布尔什维克两年半来为重建群众革命工人政党而与取消派进行坚忍斗争的结果，到一九一四年夏俄国

积极工人已有五分之四是拥护布尔什维克党，拥护“真理报派”策略的了。关于这点有如下的事实可以说明：一九一四年捐款援助工人报纸的七千个工人团体中，有五千六百个捐助布尔什维克刊物，而捐助孟什维克刊物的却只有一千四百个团体。但孟什维克在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很多“富足的朋友”，他们供给了孟什维克报纸所需要的大部分经费。

当时布尔什维克被称呼为“真理报派”。随着《真理报》成长起来的有一整代革命无产阶级，这一代人后来便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真理报》受到数万以至数十万工人的拥护。在革命高涨年代（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奠定了群众布尔什维克党底坚实基础，沙皇政府在帝国主义大战时期所采取的一切压迫手段都没能把这一基础摧破。

“一九一二年的《真理报》，奠定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九一七年胜利底基础”（斯大林语）。

党底另一个全俄合法机关，便是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

一九一二年間，政府宣布举行第四届杜马选举。我们党对于参加这次选举极为重视。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和《真理报》是全俄范围的两个基本合法据点，布尔什维克党利用这两个据点在群众中进行了自己的革命工作。

布尔什维克党在自己的口号下独立参加了杜馬选举，同时并进地打击了各个政府党和自由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是在成立民主共和国，施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下进行这次选举运动的。

第四届杜馬选举是在一九一二年秋天举行。十月初，政府因对彼得堡选举进程感觉不满，便企图侵害许多大工厂中工人底选举权利。我们党彼得堡委员会为了回答政府这种企图，曾根据斯大林同志提议号召各大企业中的工人实行罢工一天。政府因陷于窘境而不得不表示让步，于是工人在选举大会上就有了可能来选举他们所愿意选举的人。工人绝大多数都表决赞成斯大林同志所拟定的给初选代表和杜馬代表的《委托书》。在《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上，提到了一九〇五年没有解决的任务。

“……我们认为，——在《委托书》上说道，——俄国处在临来的广大运动前夜，这一运动也许要比一九〇五年还要深入……这一运动底先锋，也如一九〇五年一样，将是俄国社会中最先进的阶级，即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受尽百般痛苦而切身要求俄国获得解放的农民，才能做它的同盟者”。

《委托书》上说，临来的人民发动必定是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沙皇政府，又要反对同沙皇制度谋妥协的自由资产阶级。

列宁对号召工人去作革命斗争的这一《委托书》深为重视。工人们纷纷通过决议来响应了这个号召。

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巴达也夫同志由彼得堡工人选举为杜马代表。

工人选举杜马代表是与其他居民阶层分开举行（即所谓工人选民团）。工人选民团所选出的九个代表中，有六个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即巴达也夫、彼特罗夫斯基、穆拉诺夫、萨莫依洛夫、沙果夫以及马林诺夫斯基（后来才发觉他是一个奸细）。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是在工人居民至少占五分之四的巨大工业中心里当选的。有几个取消派的代表却不是由工人选出，即并非由工人选民团中选出。因此在杜马代表里面取消派有七个，布尔什维克只有六个。起初，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在杜马里面组成一个共同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但因取消派代表处处妨碍布尔什维克代表进行革命工作，所以布尔什维克代表同他们作过一番顽强斗争后，便于一九一三年十月遵照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指示退出联合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而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单独的党团。

布尔什维克代表常在杜马里发表革命演说，抨击专制制度，向政府质问摧残工人和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事实。

他们在杜马里对土地问题也发表过演说，号召农民起来同农奴主地主作斗争，揭露反对没收地主土地交给